

## 回望的契机

清明，是细雨沾衣的时节，也是记忆返潮的时刻。人们扫墓祭祖，怀念逝去的亲人，而那些曾在我们生命里短暂停留又悄然离去的人——同学、师长、故友，甚至只有一面之缘的陌生人，如萤火虫点亮过我们的某段时光，同样值得被铭记。

比如《怀念老岳》中，那个热情邀请外地同学回家过年的北京青年，那个在球场上据理力争的“体育科班生”，那个后来消失在石家庄街头的

生意人……作者遗憾未能再见到他一面——我们总以为“后会有期”，却不知有些人已是最后一面；比如《永在心中》的乡村教师，用书法和耐心点燃学生的潜能，那句“人生如‘永’字，横竖撇捺一样都不少”的教诲，伴随学生一生；比如《寻找那首歌》中那些执着于发现国家矿藏的“地质”人……

人生几十年里，我偶尔会想起我的小学同学，他坐在我的前排，喜欢找我说话，但因救溺水同伴而夭折，我曾写过一篇《憨头》来纪念他。

清明不仅是祭奠，更是对“存在”的追问。老岳、李老师、地质队员们之所以值得书写，正因为他们生命虽已终结，却在他人记忆中延续。

当时步履匆匆，这个节气给予我们一个回望的契机。那些逝去的人，或许没有丰功伟绩，但他们教会我们善良、坚韧或豁达。正如《地质队员之歌》中唱的：“是那山谷的风，吹动了我们的红旗”——这些微小的个体，恰似山谷的风，无声却塑造了时代。（周璐）

## 怀念老岳

□丁以绣



清明小景(国画)

丰子恺 作

小时，北京同学李丽晖说，称“老”与年纪大小无关，在当时北京的中学，这是要好的同学之间的一种昵称。她的同学都称她“老李”。二八八号都被人称“老”了，一米八的汉子称“老”就更不违和了。原来这是一个时代校园文化的风气，属于社会学研究的范畴。

老岳一米八的大个，身材匀称，清秀喜悦，和人讲话时爱盯着你的眼睛，面部表情生动，有时为加强效果会辅助以手势。他走路来迈开长腿，步履轻快，但是在食堂吃饭后或从操场运动后回宿舍的路上常常拖着步子，好像是趿拉着鞋子，摇摇晃晃，一副散漫的样子。他的招牌动作是用右手腕一甩，一甩，五指插入一头浓发中，使劲向后插一梳而过，同时头向反方向一甩，那份帅气，估计吸引了不少同班女孩子的目光。特别是在运动场上与对方发生争执时，他会同时嘴里嘟囔嘟囔，骂骂咧咧说着什么，左手叉着腰，或者右脚踏在足球上，再用上他的招牌动作，一副不吝的样子，聚焦了场上场下所有人的目光。

记得一次我们班和同年级举行足球比赛，当时因为一球判罚发生争执，高年级的一位叫楠的同学和老岳吵了起来。老岳因体育“科班”出身，说话有理有据有底气，不屈从高年级大哥哥的权威，着实给我们班长了脸。事后得知，楠同学是他北大附中同班同学，两人十分要好，但如果球场上遇事则彼此翻脸不认人，没有任何情分可讲。当时我们的同学劝老岳算了，别伤了与师兄们的和气，老岳扭头看看场下的我们，撇撇嘴，慢慢眨了眨眼睛。我由此理解了“睚眦不屑”这个词的含义了。后来我发现大家的担心是多余的，老岳和楠同学照例偶尔一起去乐群餐厅买个炒菜，全然不记得发生过足球场的不快。我想，体育精神就包含着场上的奋力拼搏、场下的彼此珍惜。如此说来，为了友谊第一给场上对手放水，其实是对手最大的侮辱。

老岳凭借体育特长，在学校运动会上有过风光的时刻。我们系是学校除体育系外体育运动的第一大系。学校每年都召开新生运动会，我们系每次都拿第一。我们九月入学，十月就要召开新生运动会。运动会前，高年级班主任林建老师晚自习后来到我们男生宿舍，一个宿舍一个宿舍走访，进行赛前动员。他真是特别会做学生工作，几句话就让这些新生斗志昂扬。还有一天晚上，我们班主任陈强老师召集全班在东操场北边的平房教室开会，林老师又亲临现场进行动员，效果非同寻常，让大家觉得不赢运动会真对不起教育系这个称谓。或许林老师的鼓动对老岳也产生很好的影响，同时当年学校有位高年级同学在全国大学生运动会上获得跳高金牌，对老岳起到示范作用，总之他暗下决心，要在新生运动会上夺得奖牌。晚自习过后，老岳就约我出来到西操场陪他训练。在今天，北京十月的夜晚，九点钟不算晚，但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高楼少，光污染轻，学校操场又空无一人，显得有点夜深的样子。老岳先带我跑两圈，然后做徒手操拉伸，然后做蛙跳，然后做

## 寻找那首歌

□刘力

难忘的梦境之音。这绝无污染的梦境，流淌着破土竹笋的生机，环绕村庄小河的喧腾，春野里木萧竹笛的悠扬，以及漫山遍野映山红的绚丽，还有早已长眠在马鞍山脉的我的父亲……

那年早春，父亲在城里迎来了昔日地质队的几位战友，谈大学的我恰好在家乡，父亲捎着我参加了聚会。他们说起了那首歌，谈得很投机，酒过三巡，便动情地齐唱起来，如潮水般汹涌澎湃，从他们心房喷薄而出，飘向四方……久违了，《地质队员之歌》！歌声具有无穷的穿透力——

“是那山谷的风，吹动了我们的红旗，是那狂暴的雨，洗刷了我们的帐篷，我们用火热般的热情，战胜了一切疲劳和寒冷……”歌声是泛黄的照片、锈迹斑斑的地质锤、洗得发白的地质包、充满心血的图纸以及铿锵的誓言。地质队员栉风沐雨风餐露宿，父亲便是其中之一。他们以“踏遍青山人未老”的情怀，寻找梦中的“铜草花”“孔雀石”，把思念装进行囊，把乡愁投进篝火，在荒野与云彩的组合处，用矿锤播种信念与艰辛，收获着满足与喜悦。

我忽然找到了幼年的场景，那首歌能让任何老地质人焕发朝气，找回逝去的岁月，尽管父亲已年迈，但在歌声中，他依旧年轻。

魂牵梦萦的那首歌，让我更了解了父亲，把名从“金球”改为“地球”，并自诩“大山的儿子”，用一颗执着的心，迷恋着地球，拥抱着大地。搬到城里后，他书柜最醒目的地方，摆放的是矿石、手电筒、矿帽和一只指南针，常常抚摸矿石，那是他心底炽烈的爱与情，他是在怀念和回望人生路上那段充满青春的路程。

折返跑……如此天天晚上训练直至运动会召开。运动会上，在一片加油声中老岳获得了新生运动会跳高奖牌。我不记得他是第几名了，只记得我给运动会广播站写了篇稿子，将老岳刻苦训练备战的事儿好好添油加醋宣传了一下，也算是尽到了见证人的责任，分享了成功者的喜悦。

照片中的老岳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长城八达岭的班班合影，很可能那是大二的冬天。记得老岳穿着栗色羽绒服，围着长围巾，头发在凛冽的寒风中散乱着。那是我们班第一次组织去八达岭长城，荒凉的北国风光没有激起大家多少豪情，只是那张珍贵的合影留下了一群少男少女的珍贵记忆。大三可能是大学四年中课程最多的一年，大家各自穷于应付功课，班级活动就少了，彼此接触就少了。不知何时，老岳搬回自己家住了，有课就来回跑，我们的接触就更少了。

当时大学毕业生国家包分配，老岳分配到北京体育师范学院。其后，我断断续续听同学讲起老岳的一些情况，比如，他辞职了，去西单做文具生意，一度生意十分的好。后来又听说他到石家庄开拓市场去了。关于他的辞职经过还流传着一个美丽的传说，不辨真伪，无法求证。2014年，我因公去石家庄出差，早去晚回。我知道他一定在石家庄的某条街上经营他的业务，好想找老岳见一面，因为时间紧，我又几位同事同行，便按下找他的念头，当时想着后会总是有期的。再后来，大约2017年，不知听哪位同学说，老岳去世了，听说是心梗突发，但没有一位同学知道确切情况。我知道消息后感到十分诧异。怎么会呢？他也算是搞体育出身的啊。石家庄之行没有去找老岳聊聊成为我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。

我印象中，他毕业后几乎没有参加过班级的集体活动。在写本文征求意见时，周一曼同学指出了我的失误，她说：毕业10周年校庆活动那次，老岳参加了。我是怎么都想不起来了，估计人多，我们私下没有单独交流。再者，听说老岳那时有心事，在同学面前多有回避，不像一、二年级那时意气风发，所以我没留下什么印象。

在那次校庆活动之后的某个秋日夜晚，我最后一次见老岳。那是在北太平庄十字路口的马路西侧，我在公交站邂逅老岳夫妇。估计他们是在此转车，要从路南穿过马路到三环路北的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附近的302公交站乘车回家。估计两人刚下班，风尘仆仆的样子。我们简单问候几句，就分手了。分别时，我们彼此挥手告别，他俩站立在尘土漫起的秋风中，身后是一片昏暗的黄色路灯光晕，背景中还闪烁着红色交通信号。两人的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，然后一转身，背影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很多年后，很多次，我在想，当年挚友来李叔同家门口道别，是否就是这般的情景。

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山下……

天之涯，地之角，知交半零落。人生难得是欢聚，唯有别离多。

人们都说，从喜欢的歌曲中可以猜出喜好者的年龄。我们20世纪80年代初上大学的，大多喜欢台湾校园歌曲，比如著名的罗大佑的《童年》。这首歌是当年老岳经常挂在嘴边的，我也是通过老岳的哼唱才熟悉这首歌的：

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/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/黑板上老师的粉笔/还在拼命叽咕喳喳个不停/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/等待游戏的童年……

阳光下蜻蜓飞过来/一片叶绿油的稻田/水彩蜡笔和万花筒/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/什么时候才能像高年级的同学/有张成熟与长大的脸/盼望假期盼望望着明天/盼望长大的童年/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/盼望长大的童年

老岳学名叫岳书瑞，是我大学的好兄弟。

## 清明，致敬革命英烈！（组诗）

□季川

纪念碑	精神长存
纪念碑是一座高山 前来瞻仰的人 需要一步步攀登而上	他们很多人都没有 看见黑暗过后的黎明 他们只把红旗与道路 一次次传递给了我们
纪念碑是一片苍穹 他们曾经深情描绘过 现在轮到实现蓝图了	这是勇于实践的精神 驾一条船，就敢于乘风破浪
革命故事	这是勇于探索的精神 走一条路，就敢于披荆斩棘
很多锈迹斑斑的老物件 和革命故事情节，都是 峥嵘岁月的最好见证了	这是勇于思考的精神 点一盏灯，就敢于划破黑暗
军号，他们吹得嘹亮	这是勇于开拓的精神 立一种志，就敢于奋发进取

## “永”在心中

□赵启洪

学习书法之人常言，练好“永”字，便习熟了汉字所有笔法。而我成为李恭清老师的“得意门生”，也正是从这小小的“永”字开始的。

李恭清老师是我高中二年级的语文老师。他身材不高，却透着一股精气神儿，那浓眉大眼镶嵌在圆脸上，举手投足间尽显儒雅气质，让人一看便心生敬意。李老师在书法领域造诣颇深，是省书协会员。在我的家乡，那些重要场合的题匾，很多都留有他的墨宝。在教室的墙壁上，就曾挂着一幅他写的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作品，笔力刚劲、气势磅礴。可没想到，这幅作品挂在教室没两天就不见了。后来一查，原来是被邻班同学“借”走了，可见其书法受欢迎的程度。

我能引起李老师的注意，得益于书法。高一下学期，县里要举办书法比赛，学校鼓励有书法特长的同学参赛。我平时就喜欢写写画画，得知消息后，找了一本硬笔字帖，花了一周临摹苏轼的《赤壁怀古》。没想到，这一努力竟让我获得了县里三等奖。而李老师，正是学校推选师生参赛的评委之一。

高二开学不久的一个星期六，李老师找到我，对我说：“放假后到我家去一下。我看你在书法方面有些天赋，以后放假了就到我家来练习练习。”到了李老家，他拿出自己心爱的毛笔——“青松挂雪”，又铺开宣纸，耐心地给我讲解练习毛笔书法的基本知识。也就是在那时，我第一次听说了“永”字八法，惊叹于练习书法还有那么多的学问。

李老师上过大学，高中毕业后便执起了乡村小学教鞭。后来，凭借自身努力，他先后调到镇上的初中，又来到我们这所新建的县属中学。李老师为人谦逊。开学自我介绍时，他诚恳地说：“我只读了高中，水平有限，今后咱们共同学习。”我们这些调皮的学生，有时会故意找些难题“刁难”他。遇到回答不出的问题，他的脸上便会泛起红晕，坦诚地说：“我学问不够，等我向其他人请教了再告诉你们。”他在大学读研的儿子就是他的得力助手。儿子休假回来，他就把儿子“请”到教室，为我们解答各种难题。

私下里，我们一些同学亲切地称呼李老师为“十八子老头”。这不仅因为他姓李，年过半百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，并加以引导。我的钢笔字写得漂亮，他便引导我学书法；有的同学作文写得好，他便向报社推荐。他还指导我们办了一个文学“刊物”——《惜时》，我当时是推荐抄手之一。在惜时如金的高中时代，他能鼓励大家开展这些“课外”活动，如今想来，实在难能可贵。

我的学习存在很大的“跛腿”，文科成绩比较好，理科却一般，尤其是数学，简直是我的“噩梦”。其实，我并非天生学不好数学。小学升初中时，我在全乡排名第六。但在小升初的那个暑假，我迷上了小说，课堂上，我常常在课桌上挖个洞，把小说藏在抽屉里面偷看。一看入迷，就被老师发现，书被没收，还免不了挨一顿训。有一次上数学课，我又沉浸在小说里，老师当场把书摔到我的脸上，还把我赶出了教室。从那以后，上数学课，我就隐隐有些心理阴影，数学成绩也一落千丈，直到高中毕业都没有好转。可见，老师的教学态度和方式，对学生的影响是多么巨大！

李老师受人尊敬的重要原因还是他的认真和执着。为了让我“课余”安心练习书法，他曾骑自行车赶6公里的泥土路，到我那堆满了犁耙石碾的破旧的小屋里，同我那天面朝天背朝天，没念过几天书的父亲长谈他的种种长处和不足。他与我也有过一次长谈。他说，人生就如那个“永”字，横竖撇捺点，一样都不少。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像颜真卿、欧阳询那样，把“永”字写得完美无瑕。就像我写的这个“永”字，上面的那个点不够饱满，右边的捺也没有写到位，笔画虽然齐全，却不够美观。这就好比我的学习成绩，有亮点，也有明显的不足。如果无法弥补不足，那就一定要突出自己的优势，否则很难取得成功。

当时，我心里明白，以我在学校的成绩，考上大学无异于痴人说梦。毕竟我们学校每年只有寥寥几名能考上大学。可我还是没有正确认识自己，终究心存一丝侥幸想要上大学，最终辜负了李老师的片苦心。在李老师管吃、管提供笔墨纸砚、管悉心指导的情况下，仅仅两个月，我仍然当了“逃兵”。

后来，我选择参军。向李老师辞行时，他语重心长地说：“部队是一个锻炼人的地方，去了之后，也别放下写作和书法，继续努力。”还赠送我《写作教程》《书法艺术》两本书。在部队里，我凭借还算不错的书法和还算过得去的文笔，从负责连队的黑板报“起家”，一步步地成长。我先后当过连队的文书、宣传股的报道员，后来又担任过团、师、军的宣传干部，直到以正团职上校的身份转业到地方工作。

如今，李老师因一场意外已离开我们多年，但他就像那个“永”字，“横竖撇捺点，一样都不少”地深深嵌入我的心中，每一笔每一画都承载着他对我的关怀与教导。一丝温暖，照亮一生。